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侗族作家丛书

魂

舟
寻
泊

田均权

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侗族作家丛书

邓敏文 黄忠彩 主编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魂舟寻泊

澧水风情小说选

田均权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魂舟寻泊/田均权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8

(侗族作家丛书)

ISBN 7-105-05677-0

I. 魂… II. 田…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1681 号

魂舟寻泊

作 者: 田均权

责任编辑: 宝贵敏

责任校对: 张嘉琳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64228001 (汉文二室)

64211734 (发行部)

[http: //www. e56. com. cn](http://www.e56.com.cn)

印 刷: 聚鑫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181 千字

印 张: 9.125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5-05677-0

全套定价: 100.00 元, 本册定价: 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
生活在汾水河流域的父老乡亲

是他们生生不息的烟火
在我心中唤起了
透视生活表层之下的渴望

目 录

1	纤夫谣
19	驼爷和他的爱情
31	断臂张
38	小玉
51	幻灭的二吉
67	女人梦幻
67	梅朵
70	莲妹
75	白玉嫂
80	桂桂
85	雪夜
89	拓荒
99	故里人物
99	神枪
101	悍妇
104	秋月

106	秦思民
109	夫子二题
109	老沈
112	友三
116	无名氏石碑
127	楚韵二题
127	红石榴
131	白如意
136	嵒雾如磐
184	深度迷惘
220	魂肉寻泊
287	后记

纤夫谣

脚咬石块手抓沙呀

哟喂——

为儿为女为冤家呀

哟喂——

纤藤那个勒进肉呀

哟喂——

眼泪汪汪往前爬呀

哟喂——

.....

——《纤夫曲》

(一)

邻村水蛇湾毛砣考上大学的消息，传到石板镇，传进我爹的耳里，我爹的脸顿时便乌了。他坐在堂屋门槛上，两肘

撑着膝盖，嘴里衔着一根长长的紫竹烟枪，“吧嗒吧嗒”地猛抽。紫色的烟霭从他那花白胡子里透迤出来，乍眼看去，就像一截正冒烟的老树莛。

这是我爹痛苦的方式，我奶死那年，他也这么痛苦过。他能把天大的痛苦全化在死般的沉寂和那竿尺多长的旱烟枪里。

“农伢崽考不起学校，只有脸朝黄土背朝天了。”这是我爹常给我叨念的一句话。

不知是哪个关节出了毛病，我竟落榜了?! 十七岁的我眼眶潮湿了。负疚和绝望万蚕噬心般折磨着我。

我挪动着脚步，走出低檐的木屋，站在老樟树下，抬头望天，天空很高，阳光发出灿烂的声响，如一面钹在胡乱地敲打。

“五崽，是命，莫想不开!” 半晌，从木屋里砸出一句干硬的话来。

是命? 真是命么?

难道真像书上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么?

十二岁那年，爹曾请镇上神算九瞎子专门为我面过相。他说我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非凡夫俗子，日后即使成不了国家栋梁，也必定能坐上青纱轿。青纱轿蓝纱轿，我不懂，我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说得贬点，是个纯粹地道的土蛮子，当然也不懂。倒是九爷上去过云贵，下走过江浙，天上知道一半，地下晓了个完。他说青纱轿是七品县官坐的，青门帘



青纱帘，黑顶篷红框框；五品坐的是彩轿，蓝门帘蓝窗纱，三面虎头纹，四角垂金珠。我爹一听，麻石老脸笑得灿烂。我爹还一鼓作气央求九爷为我取个官名。我爹不识字，给儿女取名皆以先后秩序为名。我在兄弟姐妹中，位五。加姓氏，镶字辈，组合成代表我的符号，田加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九爷略微思考一番，然后咂巴着嘴说：“叫君礼吧。君者，天地君亲师之君也，神圣博大；礼者，仁义礼智信之礼，儒雅肃正。”

后来我的书名便叫田君礼。第二年，我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第一中学。这在上打至波州、下截至新店坪一截拉子澧水河两岸十几个村子，着实新闻了一回。一向勤俭的爹，竟很慷慨，办了十几桌酒席。沿途各村，凡同爹相识的，纷纷前来庆贺。我发现我爹比拾了元宝还高兴。

可是我一中的高材生，竟落榜了。

是命？是劫数难逃么？

第五天黄昏，爹从外面回来，麻石脸上漾了几许喜气。他“呼”地脱掉身上的麻灰色衣服，往凳上一丢，吆喝一声。

“五崽，舀碗酒来。”

爹接过酒，用手抓了条油煎蓝背青鱼，咕噜噜地喝起酒来。

“爹，么事喜上眉梢？”我站在爹身边疑惑地问。

爹停住喝酒，仔细端详了我一会，仿佛正在验收一笔货物的老板，然后一拍大腿，欣喜地说：“嗨！我五崽八字好。喝！”



“么？七字八字的，爹？”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爹咕噜咕噜又灌了几口酒，酒沫子挂在胡须上，灯光映着，闪出碎银般的光芒。爹脸色庄重又露出压抑不住的兴奋，他说：“人是活的，卵是驼的。地上路有千百条，莫在一棵树上吊死。读书为么？不就图个清闲，光宗耀祖么？你爹年轻那阵子，放了木排到洪江看到茶馆酒楼的有钱人，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爹也想攒了劲去读书，可家里穷。爹现在不吃不穿送你读书，不就为你日后活得比爹强，比爹快活。考不起，爹不冤你，命里制就了。爹给你找了一条路，比考学校强哩……其实，爹也舍不得，可爹想，你日头才出山，笋子刚出土呢。”

“爹，什么路？”我不明白。

爹抹了一把嘴角的酒沫子，说：“去镇上店里拾掇拾掇，明日跟我到金伯那去。”

“爹，金伯家不是在择婿么？”我问。

“晓得就好！”爹又咕噜喝了一口酒，喷着酒气，庄重地说，“人家金伯可不比你爹，有头有脸，到了那，要知上高下节，遇事不能凭了年轻的血性鲁莽造次。”

“爹，我不想去……”

爹怔怔地看了我一眼，郑重地放下酒碗，口气很干硬：“这件事，你得答应爹！”

那晚，爹多喝了几碗酒，躺在床上，半夜了，还哼着当年当船工时的渔歌。

(二)

第二天，我沿着坎坎坷坷的麻石路，跟着我爹来到了白河村。远远地看见薄雾缱绻处，在一片瓦灰色吊楼之间，一座粉红色大砖楼巍然飘来，令人无限神往。

爹非常有兴致，他停了下来，指着那红砖楼，麻石老脸裂出一丝笑意，问我：

“五崽，今天爹考考你！”

我被这仙境般的处所迷惑了，听爹一说，恍然醒悟：“爹，你考么？”

“那红砖楼是谁的？”爹睁开了眼望我。

这也算考题么？我笑了，淡淡地说：“爹，这也用得着答么？金伯的呗。”

爹吧嗒了一口烟，摇了摇头说：“错了，五崽，那红楼是你的。”

“我的？”我深感意外。

为了安慰爹，我才跟来了，爹这么有把握，难道……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

“对哩，是你的哩，”爹醉酒般兴奋，“你晓得今天是个定盘么？”

“定盘，定么盘？”我莫名其妙。

“定金伯的上门女婿呀。”

“谁？”我追问。



“你九爷哩。”

“九爷？他一个瞎子去做么？”我糊涂了。

“五崽，不得贱看了你九爷。好多事你得学呀。俗话说，‘一两黄金四两命’，万贯家财还要命受哩。你家金伯牢靠，他要选人品好，有命消受的人哩。”

“哦，”我揪紧了的心释然了，我灵机一动，对爹说，“爹，我的命丑呢。今年我和同学到龙津桥码头马半仙那算过一次命。”

“马半仙怎说？”爹马上追问。

“他一看我手相就摇头。我问他不肯讲，我再三追问，他才说我命薄福浅。还说什么‘祸底相，万世穷，一屁股刮不出二两铜’，‘命里不带财，吃口饭，屎又来’……”

“放他娘的薯屁！”爹断吼一声。

“爹，马半仙是神算呢。”我故意激爹。

“神算个屁！哪个算命先生不是瞎了眼说瞎话，诓钱骗财！五崽，有你九爷定盘，还怕命不好？逢年过节今后莫忘了九爷。”爹边走边说。

“爹，我……”我的心沉重了，脚沉重了。

“我！我么？！”爹转过身来，收敛了笑脸，恢复了那黑黢黢的麻石脸，狠瞪了我一眼，“你诚心要气死你爹！”

“我还想复读！”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读书有卵用，你爹不读书不也活了这一把年纪。你金伯水瓢大瓢的字不识一箩筐，他照样一跺脚，山河咚咚响。镇上马老师读了一肚子书，三十好几了，还他妈的赵匡胤的兵

器——光棍一条。爹估摸着的事没错。今日的事，没你爹同九爷以往的交情，你想当人家的上门女婿？给人家看门，还嫌你鼻子不灵气呢。”

爹扎扎实实数落了我一通。我没话可说，低下头，跟了爹走。

到了红楼门口，只听见人声沸沸，笑声、叮嘱声、阿谀奉承声连同楼房里飘出的音乐声飞出墙外。

愈近红楼，我的心就愈沉重，脚灌了铅般，我觉得自己正如同向路人伸出双手乞求施舍的乞丐。

爹转过身来，压低了嗓门：“五崽，还磨蹭么？看你哭丧个脸，像死了你爹！”说完，伸出枯树似的手，舔了舔口水，弯下腰去，准备抹去我皮鞋上的泥点。

“爹，你这是……”我忙抽开脚。

爹努力地伸展了自己的腰身，一边帮我理衣领，一边说：“你也是到过大口岸见过世面的人，不要像那些憋包。人要机灵点，莫像烧片，摇一下，动一下。九爷那头我打点好了。丫妹那，你自个儿要主动些。世上只有藤缠树，人家妹子脸皮薄，不要一句不对卯，就丢桨……哎，你走走看。”

“爹，你还有没有完？”我有些愠怒了。

爹怔了一瞬，脸色马上又绵软下来。

“好，进去，进去。”

我几乎是在神魂颠倒又虚虚实实的梦幻状态中经历了身材关、礼节关及由人介绍的品行关。

而真正定盘的一关却是在下午三点。

(三)

一阵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宣告了最后一关的开始。如早雾般的烟霭笼罩了整座红楼。

桌案上几炷高香在冒着白烟，香头的火星忽闪忽闪。桌案上摆着肥脸硕耳的猪头，尾巴翘得很高的金翅鲤鱼……桌脚是几团烧过的纸钱，如一只只死去的黑蝴蝶。

九爷端坐在厅堂正中的椅子上，最后一缕烟灰从他的脖子边旋转着上升。他双眼凹陷，深深的，像两口褐色的枯井。他紧抿嘴唇，两腮瘪陷得可以放进两只小茶杯。他纹丝不动。身后的香火在忽闪着，白色的烟霭在袅袅地升腾着。他又像坐禅的大师，显得是那么神圣和庄严。看似一副骷髅的九爷，他的一举一动却牵系着台下众人的心。

人们安静而又焦急地等待着。此时红楼大院里如无人般静寂。只有潯水河的涛声一阵又一阵地冲击着人们的耳鼓。

终于，九爷紧抿的嘴唇翕动了，枯瘦而白皙的手指在飞快而无声地弹动着。

我爹坐在我身边，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他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显得是那么沉稳自如。

金伯躺在九爷身边的太师椅上，悠然自得地在剔牙。他那细眯的绿豆眼珠不时地扫视着堂前的人们。

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

突然，九爷双手合十，然后，“噗”地朝双手掌喷出一口

白气，双掌面对正前方，渐渐地向前推出。

奇迹出现了。九爷的纹掌出现了一线红色字体。“轰”的
一下，人群冲上前来。

白河村村长走上前，斥退了人们，勾头翘睫一阵后，庄严地宣告：“佳婿的出生年月为农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子时。”

村长一说完，我脑袋“嗡”的一下木了：那不是我出生的日子吗？

院子里吵成一锅粥了。

有叹息的：“天呢，只差一天唷，命呀！”

有骂天娘的：“九瞎子，×你娘，老子那一笼鸡算白喂狗了！”

我爹却欣喜地喊：“是我五崽！是我五崽！”

一张张扭曲的脸在我眼前晃动着。

金伯走来了！

丫妹走来了！

九爷摸来了！

爹！爹！爹！

一泡滚烫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

(四)

桌案上摆了贡品：猪头、鱼、鸡……喜烛在摇曳着鲜红，
高香在喷吐着白雾。厅堂显得庄重、肃穆。

香案上摆着一张契约。

我病倒了，发高烧，四肢无力，头晕脑胀。我躺在床上，从敞开的门里，我看我爹，我那佝偻着腰身的爹。拿着契约，他儿子作上门女婿的契约，端详了许久。终于，爹伸出了他那古树般粗糙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把左手大拇指在舌尖上舔了舔，接着又在衣袖上擦了擦，然后四指拳团，突兀的大拇指犹如灞水河里的乌龟伸出的头颅。爹的手颤抖着摁进印盒里去了，只见一丝丝鲜红的汁液，顺着纹沟，渐渐地往上浸濡。当爹把手指抽起时，拇指像被刀片划破一般，殷红殷红的。爹抬起头，同我的目光“轰”然一碰，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爹仿佛又苍老了十岁。在他那枯涩又混浊的老眼里，我终于发觉爹的叹息和屈辱。此时此刻，我的心再一次颤栗了，强烈地颤栗了。在这强烈的震颤中，我恐惧地感觉到坚决走出穷困山村的信念，正如严寒的坚冰被春天的铁锤砸得支离破碎。苍凉的灞水河，难道你要我也像父辈一样早早地被粗黑的绳索套在我十七岁的脖子上么？同祖辈一样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悄无声息地消失么？不！不啊，我才十七岁，我也有一双手，我不要别人的施舍，我要用这双手创造奇迹！我不想结婚，更不想作上门女婿！

当爹那血红的手指即将摁下的一刹那，我大喊一声：“爹——”

顿时，屋子里静寂了。一张张惊讶的脸望着呆痴的我。我发现爹的手猛地一哆嗦，触电般地一掷，殷红的指头，沉重地摁在契约上。

“五崽，你——”爹猜到了我的心思，他预感到他精心筑设的堤坝就要坍塌，他心灰了，意冷了。他的眼里不再是乞求、悲叹和屈辱，而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绝望。猛然，我那深藏在心灵深处的良心兀地钻了出来。你这不孝的儿子，爹省吃俭用送你上学，你却让他失望，你不觉惭愧吗？爹扭曲自己，为你铺设幸福的金桥，你却背离他的意愿，不觉羞愧吗？

“爹”，我压低了嗓门，酸楚地说，“我想读书”。

顿时，厅堂那紧张的气氛马上又春意盎然了。

入夜，我打了针，吃了药，感觉好多了。爹和金伯在正厅堂喝酒。他们唱歌划拳，那略带伤感的船歌，把我带到久远的年代，我似乎看到汹涌澎湃的灏水河上，一群群纤夫拉着一艘艘负载沉重的牯牛船，在乱石穿空的绝壁下，艰难地行进着，行进着……

(五)

一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像一颗天石击潭，在灏水河两岸掀起了万丈波澜。

金伯的脸依然挂着笑，但我分明觉察到他笑脸背后潜藏着不安。丫妹不说不笑，“咚咚”地跑上四楼，到她的闺房里把双卡组合式录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强大的声浪从半空中铺天盖地倾泻下来。

“爹，我考起了！”在房子里，我压抑不住自己“砰砰”急跳的心。